

散文

我走在大渡河边

■王天瑞

我想，凡是学过中国地理的、凡是学过中国现代史的、凡是学过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，没有人不知道“强渡大渡河”、没有人不知道“飞夺泸定桥”。毛主席在《长征》诗中写道：“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”这气贯长虹的诗篇随同大渡河水，一起奔腾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火车在半山腰暂停靠站。我走下火车，远望、俯瞰，这是大渡河吗？哈，这就是大渡河！

大渡河，发源青海，流向四川，注入岷江，全长 1000 多公里。我走在大渡河边，看到，有的河段，两岸岭峰高峻、坡崖陡峭，河中浪流湍急、惊涛拍岸，仿佛整个河谷都在咆哮、都在轰鸣、都在震颤、都在抖动；我走在大渡河边，看到，有的河段，两岸森林遮天、鲜花铺地、竹影婆娑、蜂蝶翩跹，深切感受到风清气爽、安详静谧，就好



像置身幻境、飘飘欲仙；我走在大渡河边，突然看到，一队队木排从天上飞来，轰隆哗啦，轰隆哗啦，嗖……嗖…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，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走在大渡河边，大渡河告诉我，1935 年 5 月 24 日晚，红军长征先遣队红一团，接近了大渡河。团长杨得志又立马带领一营，冒着大雨，兵分三路，对安顺场发起攻击，消灭了两个连的守敌。渡口对岸还有一个营的守敌。25 日晨，红军强渡大渡河。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亲临阵地指挥。营长孙继先率领 17 名勇士组成突击队，由帅士高等 4 名当地船工摆渡。7 时，岸上重火器一起开火，掩护突击队过河。突击队分成两批，冒着敌人的枪弹炮火，激流勇进。快要到达对岸时，敌人更加疯狂反扑。勇士们在后续部队支援下，英勇作战，迅速登岸，彻底击溃了守敌。在被敌人视为天险防线上打

开缺口，为红军北上开辟一条通道。

大渡河，自古就有“大渡天险”之说。早在太平天国时期，翼王石达开带领两万大军转战到大渡河边。时值五月，雪水刺骨，流速迅猛，加之大雨滂沱，水位上涨，渡河更难，大军只好安营扎寨。这时，清军总督骆秉章带兵追来。石达开走投无路，插翅难逃，这场战役被载入史册。

我走在大渡河边，大渡河告诉我，1935 年 5 月 29 日晨，红四团在政委杨成武率领下，赶到泸定桥西头，立即与敌人交上了火。泸定桥，又叫铁索桥，位于四川泸定县西边，跨越大渡河，清朝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 年）开建，次年建成。桥长 100 米，宽 3 米。全桥用铁索链 13 根，其中 9 根用作桥面，4 根用作扶手。桥头立有康熙题写的“泸定桥”匾额和碑记。泸定桥因悬在绝壁之间、跨过激流而闻名。当红四团还没有赶到时，敌人已撤去桥板约 80 米，并以机枪和炮兵各一个连组成密集火力，封锁桥面。不过，红军不是石达开。连长廖大珠、指导员王海云率领 22 人的夺桥突击队，于当天下午，身挎冲锋枪、背插马刀、腰别 10 来颗手榴弹，冒着枪林弹雨，爬上光溜溜的索链，向大桥东头猛扑过去。另有 3 名战士在王友才带领下，紧跟在后，背着枪，一手抱木板，一手抓索链，边前进边铺木板。迅速跨过桥的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。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冲过桥去，打退了顽抗的敌人，惊险地夺取了泸定桥。大部队继续长征北上。飞夺泸定桥的胜利，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里程碑。

我又登上火车，继续向前方开进。每当我捧起《杨得志传记》、《杨成武传记》的时候，心情怎么能平静呢！大渡河汹涌澎湃，岁月磨不去红军风采……我们无论战斗在什么地方，都要发扬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！

诗歌

咏汴西湖

■张识

水光潋滟集飞凫，舟楫连连网锦鲈。
忽见鱼儿乱沉去，只缘月姊下西湖。

春天（外三首）



■彭序秋

春天不是读书天，柳绿桃红正烂漫。
黄桥裴庄桃花源，垂髫豆蔻不知返。

六月

六月麦收日日晴，麦罢抗旱人争井。
朝云暮雨细敲窗，夜灯照雨水如镜。

雨声

雨声满室风满窗，酣梦到明不起床。
盆里花木田间苗，你追我赶竞生长。

遗憾事

多少遗憾事，忆及长叹息。
去岁复今夕，少了臭脾气。

槐园行



■鹿斌

逆旅人生梦何思？每吟归去来兮辞。
人本乎祖物本天，必恭敬止维桑梓。
古项千家十万户，溯源半为槐迁族。
洪洞嘉树虽就湮，数典安能忘先祖？
五百年前事历历，大槐树下驱歌起。
老者策杖少在抱，农夫秉耜士负笈。
行行止止向四方，水远山高路茫茫。
迄今父老殷勤说，绕树三匝归梦长。
前朝往事同逝水，祸结兵连尽已矣。
绵绵瓜瓞实堪庆，安居乐业今胜昔。
大哉儒商名房墟，身承远祖之遗风。
廿载创业于京华，善谋足抵万夫雄。
仰溯先朝薪流传，力襄盛举建槐园。
热忱高义谁人及，丹心一片耀云天。
古镇焕然若画图，至此风光觉更殊。
灵槐密植三万棵，上覆崇阿下映湖。
幼条低亚未可攀，皮嫩叶新望芊绵。
老树如翁护诸孙，龙于虬枝势偃蹇。
崇阿此中多妩媚，一亭翼然出翠微。
平川千里登临处，披襟风来壮思飞。
山色如黛入平湖，平湖澈于美人眸。
长廊萦回雕栏斜，汀花馥郁岸草幽。
沈邑自古称锁钥，南控吴楚北汴洛。
熙熙攘攘往来客，慕名停辔驻征车。
烂漫花前留倩影，婆娑树下消尘渴。
骚人联袂赋佳句，商家把手签新约。
春日欣欣炎夏凉，游园君子未可忘。
嘉木犹存故园绿，槐花不改旧时香。
声华文物重千古，雅事令人意飞扬。
我今聊为槐园行，槐园文化万年芳！

散文

虫子转身

■轩志伟

以前不知道豆丹，只知道豆虫，有时也叫豆青虫。它蜕变后将成蛹、成蝶，是我们通常见到的蝶类里最不漂亮的一类吧！因为个头大，飞起来也不轻盈，捕捉起来会比别的蝴蝶容易得多。甚至，它在一处落着，你轻手轻脚走过去，用手一捂，就逮着了。但小孩子宁可用笤帚拍蜻蜓或去路边的野花丛里追花蝶或白蝶，也不去捉它。因为比它的长相更可怕的是，它有一个吓人的名字“鬼蝴蝶子”。孩子们怕晦气，所以都躲着它。大人们则不同，见着它们总是恨之切切，非要了它们命不可！

大人们非要了“鬼蝴蝶子”的命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丑陋的长相，也不是因为它晦气的名字，而是因为：豆虫是生长在豆地里的头号害虫。“鬼蝴蝶子”会在豆叶上产卵，卵孵化成虫，然后，它们会以蚕食豆叶为生。即便是那个“草盛豆苗稀”的陶潜，也不过是因为懒散，或者说得诗意一些，似乎是有些无欲无为吧，但也不至于不希望丰收。只要有着丰收的愿景在，那些以蚕食豆叶为生的豆虫，自然就成了害虫。记忆里，豆地里虫害严重的时候，父亲就会到地里喷洒农药。人们常说：“豆虫好治，见药就毙。”多半也是真的。小时候我们这里种植最多的是棉花，棉花地里的头号害虫是棉铃虫。棉铃虫虫害严重的那些年，父亲几乎天天背着喷雾器打药。奇怪的是虫却越打越多，以至于有一家家家都拿上一把伞到棉花地里，倒撑开伞，哗啦啦把虫子晃下来。那虫子就如如摇钱树上的元宝，落得满伞都是，这样捉虫子的场景实在壮观。防治豆虫是用不着这样的，喷洒一遍农药，或者到田地里亲自去捉，都很常见。

我是不愿捉豆虫的，曾经放到手里玩过，通体软乎乎，再一激灵一个转身，让人觉得不适。最讨厌豆虫的是母亲，她看见豆

虫就害怕，更别说去捉了。所以，豆虫高发的日子里，母亲很少去豆田。即便是捉豆虫的父亲，也没有到扒其皮食其肉的程度。

前段时间，跟我们村一个在南京工作的邻居闲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豆虫。他说：“你种大豆吧，在豆田里养豆虫，即便是最淡的季节，也能卖到四五十块钱一斤呢！”他还说在一个稍微高档点的酒店，一个以豆虫为主材料的菜，至少也得要一千多块。

不是我不明白，是这世界变化忒快，原来那个令人生厌的豆虫，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可爱起来。由此可见，钱真是个迷人的东西。我问：“豆虫在食客们那里叫啥呢？”邻居说：“豆丹。”豆丹，挺美的名字，我默念着这个名字，想象着它会成为某人餐桌上的宠儿，突然想知道：豆丹，还是害虫吗？

一直以来以益虫著称的青蛙被人们推上了餐桌，一直以来以害虫名世的豆虫也被人们推上了餐桌。那么，还有什么人类所不敢食的呢？也许，父亲在豆田里喷洒农药是在害虫，在豆田里捉豆虫是在害虫；面对豆丹，人们扒其皮食客食其肉也是在害虫。总之，豆虫活着，大概就是用来给人害的，故为害虫。那个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小西红柿，有一个更柔情的名字叫：圣女果。在我们农村的豆田里人见人厌的豆虫一转身来到城市，也就有了一个中听的名字叫豆丹。以豆丹为主料的那个菜名叫什么，我就知道了。当然，它在营养学上的价值，我更无从说起。想想那些为几条豆虫大把花钱的主，想象着他们把豆虫嚼在口中的从容，不，是豆丹。于是对某些食客们就又多了几分敬畏，有钱人自然更有理由在意营养学。至于这小虫子的前辈或者此生蜕变后的将来叫不叫“鬼蝴蝶子”，真的不重要了。说这些并没有指责食虫者的意思，一个人吃什么是该有人说三道四的。有时候甚至坏坏地想：

“蛋里的苏丹红、肉里的瘦肉精，一定折磨得富人吃起东西来无比艰难。贫富的差距也许就在于当穷人还娶不起老婆的时候，富人们已经儿女绕膝了；当穷人们终于娶得起老婆的时候，富人们就该野花遍地彩旗飘飘了；当穷人们食草根野菜的时候，富人们已经鱼肉穿肠了；当穷人们终于餐桌上有了鱼肉的时候，富人们就只能另辟蹊径了。于是，豆丹，就这么隆重登场了。也许绿色、环保、无公害等所有美好的字眼，一下子全都成了装点这个小虫子的花衣裳。我不知道，这能不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无奈？

我是个守旧的人，除了感叹食虫者行为艺术式的勇毅，满脑子还是豆田里的记忆。但那小虫子一转身，已经叫豆丹而不叫豆虫了。那么，当它们从豆田里辗转奔波到城市，它们是该昂起高傲的头颅呢？还是该留下悲催的眼泪呢？

